

【读心】

攒聚那些温暖的余焰

□明前茶

母亲退休二十多年来,没有特殊情况,每过三年就要参加一次初中同学会。同学会多数时候在大年初三举办,大家多留一晚,就可以故地重游,去昔日的校园里走走。刷了石灰水、穿了“白长靴”的梧桐树还远未发芽,在光秃秃的树干上,7个鸟巢显露出来。多少年来,老树与旧鸟巢依旧在,从前孵化的小鸟却已纷纷长硬了翅膀离开,这种场景总是让人感怀。同样令人感怀的,还有崭新的教学楼与操场、坐在轮椅上参加同学会的老师,以及大病初愈的同学。

三年前,同学会上最令人惊讶的场景是,召集人兼秘书长是一个嗓音沙哑、看上去有些虚弱的男同学,他一应举止都很小心,动不动弯腰用手掌护住腹部,以免某些不明底细的兄弟一见面就开玩笑大力拍打。没人想到,同学会前一个月,他做了一场不小的手术。大家听闻后,很是过意不去,纷纷说:这种情况可以告知大家,另派人担当秘书长的工作,或者本届同学会不办也行,“你为什么不说?”

那位78岁的男同学回答说:“手术前,主刀医生再次告知我有多大可能下不了手术台,我那时就特别后悔,后悔上次聚会没去找通讯录里失联的四位同学。我躺在手术台上,回想起后座女同学经常用笔帽戳我后背,跟我笔尖对笔尖地借几滴墨水,又把装在棉袄口袋里的烤山芋跟我分享的往事,就后悔没去找到她……”

今年是母亲初中毕业66周年,她的初中同学都已过了80岁,健在的老师都已超过90岁。母亲回忆说,上次见面,多数同学的记性还挺好的。隔着时间的长河,他们能在邮票大小的老照片上瞬间指出,哪粒绿豆大的脑袋是自己的好友,回忆起好友当年1000米跑与三级跳远的成绩。

三年前,母亲班上的女同学王秋玲为参加同学会,特意提前去做了一个微创手术,解决了两只又大又沉的眼袋。这样,王秋玲老太太不再是一副睡眼迷蒙的面貌,可以在同学会上高唱阿庆嫂的唱词,不用化妆,模样也十分俊俏。这件事极大地鼓舞了女同学们,母亲也决定去做半永久性的眉毛,还为参加同学会专门挑了假发。

我陪她去了假发店,这是她第一次买假发,母亲试了一项又一项,她嫌纯黑的假发“太拘谨,也太假”,漂染成紫红色或蓝紫色的假发“太不合群”,棕红或咖啡色的假发“太没个性”,假发店里做销售的姑娘不免反问:“阿姨,你要去参加什么活动?您先说场合,我才能帮你挑满意的款式。参加孙子的婚礼和老年模特队的走秀,需要的假发不一样。”

尚未答话,母亲已在一个小角落里瞅见了她要的那一项。那是与母亲的灰白色真发颜色几乎完全一致的假发,它由真发织成,光泽与弹性逼真。母亲将假发扣在头上,对镜打量——她并未获得脱胎换骨的洋气,只是扫去了一点岁月留下的疲惫,扫去了一点寒风吹袭的萧瑟之感,多了一点“我还好,我还有精气神儿”的坦然。

母亲决定就买这一项。她已经想好了,若真有同学瞧见她的发量,表现出羡慕,她就让他们看看摘下假发后的样子。毕竟到了现在的年岁,参加同学会不必互相炫耀攀比,若把年轻时的生命火焰比作噼啪燃烧的硬柴,如今,他们只剩一些温暖的余焰,而同学会的意义,就是为了攒聚炉膛里的火星和余焰,互相打气,将信心与乐观态度传递给对方。

一想到女同学们看她像变戏法儿一样,揭开灰白的发帘,取下假发,一时间都惊讶沉默时,母亲就笑了。她为自己还有这般调皮的念头与喜剧化的设计而莞尔一乐,是啊,到了这年岁,同学会合理应发挥作用,让人人都贡献一点幽默,进而让世界变成更好的人间。

(作者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江苏散文学会理事)

【浮生】

期待立夏“第一口鲜”

□雪樱

连续几个清晨,当我沉浸在流苏爆雪的氛围里时,对过树上的粉红陡然披挂上阵,窈窕花影交错,似乎提醒着我:春夏交替,夏天就要来了。

立夏一般在“五一”节后,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。“夏,假也,物至此皆假大也。”春日远去,夏季开始,万物至此皆已长大。《诗经》曰:“凯风自南,吹彼棘心。棘心夭夭,母氏劬劳。”自南而来的和风,如慈母般温润人心,隐喻抚慰心灵、熏风阜物。老话说“立夏斩风头”,风变得温柔了,局地降雨增多,时常出现“夏雨隔牛背,十里不同天”的景象,特别是傍晚下班的时候,朋友约饭打电话,经常会问:“你那边下雨了吗?”

伴着雷电、大风,云朵也蹿了个头,立体丰富起来,怪不得古人吟诵道:“春水满四泽,夏云多奇峰。”“云散日朗,人意山光,俱有喜态”,一千多年前徐霞客看过的云,我没有看过,但我也“云彩协会”的一员,“鸟之云”“雀之云”“熊之云”等,乐此不疲。立夏后的云彩丰饶而绮丽,每朵云都是高空跳伞运动员,给人以无尽的惊喜。

“晴日暖风生麦气,绿阴幽草胜花时。”煦风劲吹,麦子几乎一天一个模样,那些散落在城市角落与零工市场的打工人指着指头盘算:“还有不到一个月,就要返乡收麦子了。”“四月麦醉人”,就连风里也发酵着乡愁的味道,撩拨心房。哪个孩子儿时没有捡过麦穗呢?麦收时节,拎着绿豆汤和韭菜饼去地里送饭,是我永不磨灭的童年记忆。

立夏,这两个字的诱惑远不止于连衣裙、紫雪糕、冰激凌。天一热,人困乏,古人素有“立夏称重”的习俗,

随之而来的是“七家茶”“立夏饭”等民间食俗。古人懂得养生,立夏尝新、立秋贴膘、立冬补嘴空,把体重管理作为贯穿四季的重要功课。在江南地区,食有立夏三新。据清道光年间《清嘉录》记载,立夏日,家设樱桃、青梅、麦子,名曰立夏见三新。《重修常昭合志》则将“三新”扩展为“九熟”:“俗说立夏节物有曰樱桃九熟,谓樱桃、青梅、新茶、麦蚕、蚕豆、玫瑰花、象笋、松花、谷芽饼也。”品尝时鲜,不仅能令身心愉悦,也能减轻对“疰夏”的恐惧,或许这正是“尝新”习俗长盛不衰的原因。

樱桃,南北方皆有,立夏前后就能上市,古人又称“含桃”“莺桃”。唐代设有“樱桃宴”,为新科进士庆贺揭榜。到了宋代,流行“樱桃煎”,南宋林洪《山家清供》中载有这道蜜饯的做法。古人不仅会吃,且风雅无边,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中写道:“蔗浆金碗,珍果玉壶,初不知人间有尘暑也。”这让人联想到曹雪芹《红楼梦》第37回中的“缠丝白玛瑙碟子”,袭人准备拿碟子盛红菱、鸡头两样鲜果及桂花糖蒸新栗粉糕给史湘云送去,却发现碟子被晴雯配着鲜荔枝送到探春的秋爽斋了。俨然,缠丝白玛瑙碟子配樱桃或荔枝是一种人格具象化。

在我看来,木槿花开的初夏,樱桃的诱惑亦是生命之晴美、之旺盛的表征。春尽余韵,将夏未夏,“朱樱青豆酒,绿草白鹅村”是田园的诗境,“盘中宛转明珠滑,舌上逡巡绛雪消”是味蕾的饕餮,而“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”则是诗人带着体温的手帖。相比之下,现代人早已实现“樱桃自由”,热衷扎帐篷露营地鲜果,偏爱鲜果切、酸奶捞,樱桃的吃法花样繁多。

浓荫曳地,瓜果坠枝,我再次想

起那个“樱桃女孩”。几年前,我结识了她。她考研失利,决定“二战”,来自父母的压力、身体的紊乱、自我的焦虑,迎来大爆发,于是,她回到乡下姥姥家,山上的樱桃林成为她的避风港,在那里,背单词、捉蚂蚱、捡鸡蛋,她感受到身心从未有过的放松。那个初夏,她跑来给我送樱桃,“上午刚摘的,尝个鲜!”我告诉她,顺其自然,就是最好的礼物。

第二年立夏的傍晚,她突然出现在我面前,“我上岸了!所有付出都值得!”同样送来了刚采摘的樱桃,那年的樱桃格外甜,掂在手心里,颗颗有分量。今年立夏即将来临之际,她正忙碌在海边的实验室里,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她,不知是否还记得当年樱桃的滋味绵长?“樱桃好吃树难栽”,成就一番事业,都势必经历“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”(里尔克语)。

立夏,让生活慢下来,安静感受节气的舒适与宜人,所以古人把春夏之交的农历四月称作“清和月”——清在心灵,和为放下。立夏三候格外有趣:一候蝼蛄鸣,二候蚯蚓出,三候王瓜生。王瓜为藤蔓类植物,具有止燥热的功效。用宋人梅尧臣的话说:“王瓜未赤方牵蔓,李子才青已近樽。”

节气就像一只斑斓的调色盘,调着调着就淡了,走着走着又转浓了。立夏到了,樱桃“第一口鲜”的诱惑袭来,入画入文,入眼入心,忍不住味蕾和肠胃大动。去赶早市吧,挎篮子卖樱桃的农人,戴方格头巾,一口地道方言,像极了远方的亲戚。捧一兜带着绿叶的樱桃,捡几把青青的毛豆,就这样迎接夏天的到来吧。从此每一天,都是夏的注脚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【世相】

阁楼上的旧相机

□陈松

老屋翻修,我被派去清理阁楼。这地方向来是杂物的归宿、灰尘的乐园。在斜斜的房梁下,一个蒙尘的铁盒半掩在褪色的草席里,沉甸甸的。打开一看,竟是一台海鸥双镜头反光相机,经典的黑色机身,蒙皮有些剥落,但整体完好,像个沉睡的老人。

我轻轻拂去灰尘,镜头玻璃还算干净。里面竟然还卷着一卷胶卷!日期标签早已褪色,看不出年份。这卷胶片,像一颗时间胶囊,封存着几十年前的某个瞬间,它是否已经失效?里面又记录了什么?这成了一个巨大的悬念,勾得我心里痒痒。

冲洗胶卷的过程充满忐忑。几天后,当我从照相馆拿到那叠照片时,手心微微出汗。影像颗粒感很重,但

画面清晰。第一张是父亲,穿着笔挺的中山装,站在一棵桂花树下,神情严肃,却又难掩一丝青涩。我从未见过他这么年轻的样子。

接下来的几张,多是些生活场景:老屋的天井,墙角的鱼缸,母亲年轻时扎着麻花辫的侧影,还有几位模糊的亲友围坐在八仙桌旁……每一张都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我记忆的某个角落,又像一块拼图,补全了我所不了解的家族历史。

其中一张照片,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画面有些晃动,像是匆忙间抓拍的。一个年轻的女子,背对着镜头,站在河边的柳树下,长发被风吹起,身影单薄而孤独。她是谁?为何要拍下这个背影?照片背面没有任何字迹。我拿着照片去问母亲,她戴上老花镜,端详了很久,忽然叹了口气:“是你小姨。那是

她去外地工作前,在河边站了很久,你外公偷偷拍下的。那时候,通讯不便,一别可能就是很久……”

我心头一震。这模糊的影像,原来封存着这样一份深沉的离愁。这台旧相机,这个未冲洗的胶卷,不仅带回了被遗忘的面孔和场景,更揭示了家族记忆中那些未曾言说的情感瞬间。它让我明白,历史并非冰冷的档案,而是由无数个这样具体而微、充满情感的瞬间构成的。

我把照片小心地收好,那台老相机,也擦拭干净,挂在书房的墙上。它不再只是一件旧物,而是一双曾看见过去的眼睛,一个连接着我与家族历史的沉默见证者。每当看到它,我就会想起那个河边的背影,想起那些被时光冲刷,却依然在胶片上显影的温情与遗憾。